

芬芳
一叶

小成本生活

◎小茹

周末闲来无事,在手机上刷豆瓣社区,恰巧看到一个“省钱小组”,小组里的网友五花八门的“省钱大法”让我大开眼界。一个网友说自己买东西会比较三四个平台,专挑价格最便宜的下单;一个说她把手机上的购物App全部删除了,只在需要买东西时才会重新下载,买好东西后立马卸载;一个网友说他买菜前会关注天气预报,凡下雨天必定提前买好菜,因为天气不好,菜价铁定上涨;还有一个说她想吃面包时绝不会白天去买,而是晚上八点后去买,因为那时店家通常会打折扣;最有意思的是一名网友洗发时突生灵感,在洗发水的泵头上扎根橡皮筋,就不会一按就接下一大坨,一瓶洗发水可以多一个月……

看起来,越来越多的人尝到了小成本生活的甜头。从前,“抠门”一词绝对是个贬义词,如今,“抠门”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,指的不是对自己狠,而是把不必要的开销节省下来,培养理性消费习惯,拒绝冲动消费,这实乃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,有助于提升我们的规划能力、自律能力和坚持力。

回看自己,我也是一个热衷小成本生活的人。比方说,我很喜欢参与微信公众号的留言送书活动,针对编辑提出的问题,认真作答,常常就能被选中,得到赠书。获赠书籍多是刚出版的新书,风格类型多样化,对于爱读书的我来说,无异“一举两得”,既省下大笔购书费,又拓宽了阅读领域。又比方说,上海文化氛围特别好,音乐会、现代舞、脱口秀……各类演出精彩纷呈。早年,我都是自己购票,最差的座位一张票平均需要花费100元,倘若位置好些,四五百元轻轻松松就花掉了。后来发现有几个公众号平台会免费送票,只要你积极留言,参与互动……如此这般,我就成了友人眼中业余生活丰富多彩的女文青,他们哪里晓得,我其实一分钱也没有花。

除了书籍和戏票外,我还靠留言获得过免费的衣裙、饰品、旅游券……每次收到奖品,都觉是个小确幸。的确,只要做个有心人,何愁免费资源难觅?看似“一毛不拔”,缤纷多姿的节目尽情享受,何其幸运而快乐。

好方法确实可以省下不少钱。遇到特别想看的展览,我会第一时间购买早鸟票。“早起的鸟儿有虫吃”,早鸟票一般相当于全价票的七折左右。我也关注了折扣票App,里面的价格经常浮动,瞄准合适的价格果断下单,可以省下不少钱。

适当的“抠一抠”,还可以增加内心的安全感,尤其在疫情给生活带来影响的这些年。把省下来的钱拿去储蓄,拿去用在真正需要用的刀刃上,生活将变得从容、笃定而有底气,毕竟“手中有粮,心中不慌”。



雪中残荷

◎王尚

诗意瓜洲渡

◎钱泽麟

“汴水流,泗水流,流到瓜洲古渡头,吴山点点愁。”唐朝白居易《长相思》诗中提到的瓜洲古渡位于长江北岸,距扬州城约十四五公里,是长江下游的重要渡口和漕运要冲,为古运河入江口。

初次知道瓜洲古渡,还是在年少时读明代冯梦龙著《警世通言》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中得知的。古稀之年时我终于来到长江边上的瓜洲古渡了。但已经不再寻觅那百宝箱沉在何处?知道那是民间传说故事,当不了真的,虽然还有“沉箱亭”建在那里。门前冷落车船稀,江边渡口的运输船早已不见踪影。润扬长江大桥就在旁边。

瓜洲是历史文化古镇,始于晋、盛于唐,至今已有1800年的历史,是我国唯一一座位于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古镇,为淮盐集散、货物转运的重要基地,有“七省通衢”之说。历史上的瓜洲风景如画,李

白、白居易、王安石、张若虚、陆游等众多著名诗人在此留下了大量诗词歌赋。其中,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、白居易的《长相思》、王安石的《泊船瓜洲》、陆游的《书愤》等不朽名篇流传千古,因而瓜洲渡自古以来就享有“诗渡”美誉。此外,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五过瓜洲,三次由此起航;世界著名旅行家马可·波罗也曾游历瓜洲;康熙、乾隆曾驻跸于此,留恋于瓜洲的优美风光……数不清的名人典故奠定了瓜洲深厚的人文底蕴。

“京口瓜洲一水间,钟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又绿江南岸,明月何时照我还。”王安石《泊船瓜洲》,说明镇江(京口)就在江对面。冬日天晴,放眼望去,对面江边的金山、焦山、北固山隐约可见。从瓜洲江边至后来建造的瓜洲公园,沿着老河道堤坝一路城墙高筑。这里为古运

河入江口,地势险要,有“江防要塞”之称,是兵家必争之地。陆游《书愤》中的诗句:“楼船夜雪瓜洲渡,铁马秋风大散关”,可作证明!

野渡无人舟自横。现在欲乘舟过江似不可能了。如何能体验下坐船过江的意境呢?这让我忽想起清代诗人丁耀亢的《七绝·瓜洲》:“水外苍烟一鹭明,长天雨歇半江晴。双舟对过如梭急,爱听船娘转舵声。”前面说了,这瓜洲一带江面,正是大运河汇入长江处,涡流回旋,水势湍急,来往船只经过此处,都得留神把舵,使劲摇橹,方能冲出漩流,抵达彼岸。世上三样苦:行船、打铁、磨豆腐。清人丁耀亢的诗,表达了对掌舵船娘的生命力和意志力的由衷赞美,也使我们仿佛乘着船顶风破浪地驰向彼岸。

北岸是扬州的瓜洲渡,相对应,江南渡口是镇江的西津渡。

庄园

◎朱朱

很多年前就认识一个文友,对写作有无限的爱,几乎到了每天不写就吃不下、睡不着的地步。与人聊天也与此有关,除去问最近有何新作,就是讨论读过的书。都说热爱文学的人很纯粹也很天真,但此人最引人赞叹的就是他有个聪明能干的老婆,经营着一家生意红火的饭庄。于是,那些年文友的聚会全都在他家饭庄。不仅如此,因为有业务协会的支撑,与周边的农庄也混了个脸熟,我们的饭桌便从城市转到了乡村。

第一次去的农庄里养了好多鸡鸭和鹅,还有山羊,不大的空地挖了水塘做了小桥,更有趣的是单独辟开了一间屋子,墙面上挂着各种各样旧的农具,墙角摆着织布机,屋子的地面是从前的泥土面,下雨天就会稍有泥泞的那种感觉。屋门口有一辆木制小推车,轮子也是纯木制的,大家非常有兴趣,争先恐后地推

着小车在场地歪歪扭扭打转嬉闹,开心极了。有一年冬天去的地方比较远,整个农庄搞了个徽派的风格,白墙乌瓦的屋檐下摆着好几个大水缸,有竹制的管道从屋顶蔓延而下,后来才知道,庄主自己搞了个净水系统,那水缸里蓄的全是净化过的天水,专门用来泡茶喝。那天最令人惊艳的就是香肠,特别好吃,后被告知那些廊下挂着的香肠用的料酒都价值不菲,远超猪肉本身。

有一段时间痴迷英剧《唐顿庄园》,从第一季追到了第六季,格兰瑟姆伯爵一家因家产继承而引发的纠葛,让人对等级森严制度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很多思考。一个庄园就是一个世界,唐顿庄园华美且少有,但世间的小农庄却很多,不少经商多年的人都想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农庄,去安放自己的情怀。向往江南水乡的,模仿的都是苏州

园林;从海外归来的,喜欢养些小动物。情怀无法当饭吃,但却能让人精神愉悦,仿佛心中的无法到达都有了着落。后来,文友们的庄园之旅没再继续,但这依然不妨碍各自筑建心中向往的圣殿。古人有“开轩面场圃,把酒话桑麻”的闲情逸致,有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”的感慨,还有“临觞忽不御,惆怅远行客”的淡淡忧伤,其实都倾注了对这个世界的无限热爱。

《唐顿庄园》明星云集,台词精致,刻画人间百态入木三分。而我们的庄园更多的是蕴藏着随时可以爆发的力量。我很怀念那段时光,一群有相同热爱的人一起向同一个方向眺望着,当一成不变的生活被打破的同时,我们只能一边胆怯一边勇敢地向前探索。唯一让人坚定的,是由于心灵的庄园相似而彼此惺惺相惜。

走马
天下心窗
片羽